

西汉时期“置园邑”研究*

谭青枝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关键词: 西汉, 园邑, 皇亲外戚, 罢邑

摘要: 本文通过梳理文献并结合考古资料, 探讨了西汉时期“置园邑”的相关问题, 着重从置园邑者的身份、园邑规模、园邑管理、园邑的罢废等几方面进行论述。除诸侯王外, 置园邑者主要是皇亲外戚, 以皇太后、皇后父母为主体; 园邑规模“比诸侯王”, 一般二百家至三百家; 园邑分布在长安周边的归太常管理, 在郡县的则由当地管理; 园邑从西汉初年始至元帝时罢, 起止年代与帝陵陵邑基本一致, 是西汉皇族丧葬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置园邑是汉代推崇孝道的体现, 也是彰显皇太后、皇后身世地位的一种方式。

KEYWORDS: Western Han, *Yuanyi* (Mausoleum town), Royal relatives, Abolishment of *yuanyi*

ABSTRACT: Through marshaling textual and archaeological data, this article explores issues related to the system of ‘*zhiyuanyi*’ (establishing mausoleum towns) during the Western Han period. Specifically, the author explores the identities of those who ordered to set up *yuanyi* mausoleum towns and related issues, including the scale, management, and abolishment of *yuanyi* mausoleum town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in addition to kings, other elite members who owned *yuanyi* mausoleum towns were primarily royal relatives, including empress dowagers, and parents of empresses. Nonetheless, the size of *yuanyi* mausoleum towns owned by the latter group was often comparable to those owned by kings, with an fief of 200-300 households. The *yuanyi* mausoleum towns surrounding Chang’an were managed by the Taichang officers, while those beyond the capital was assigned to local commandery or county. The *yuanyi* mausoleum town system lasted from the beginning of Western Han through the reign of Emperor Yuandi, which was more or less contemporary with the *lingyi* system.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in the royal funeral system, *zhiyuanyi* represents not only the respected idea of filial piety during the Han period but also a political strategy to underscore the unique role of empress dowagers and empresses.

西汉时期, 一部分皇族外戚以列侯身份得到冢园旁“置园邑”的殊荣, 园邑往往有二、三百家民户, 与诸侯王相当, 本文讨论的即是此类园邑。西汉时期“事死如生”, 尚厚葬, 重祭祀, 贵族墓冢上往往有高大的封土, 旁有祠堂等建筑, 外有围墙或围沟之类的设施, 在此称为冢园。园邑是依附于冢园而存在的, 其主要功能是奉守冢园, 可能有夯墙或围沟圈定的范围。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并旁征考古资料, 探讨西汉时期园邑的缘起、“置园邑”者身份、园邑盛衰之原因等问题。

一、“园邑”的缘起

墓冢旁置守护设施及守冢人的做法由来已久, 《周礼·春官宗伯》:“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 为之图, 令国民族葬, 而掌其禁令, 正其位, 掌其度数, 使皆有私地域, 凡争墓地者, 听其狱讼, 帅其属而巡墓厉, 居其中之室以守之。”^[1]秦墓竹简中也有守冢人的记载:“可(何)谓‘甸人’? ‘甸人’守孝公、献公冢者殿(也)。”^[2]汉代继承此传统并进一步发扬光大, 《史记》载:高祖十二年“十二月, 高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汉宣帝杜陵、许皇后少陵考古调查勘探报告”(编号:20BKG017)的阶段性成果。

祖曰：‘秦始皇帝、楚隐王陈涉、魏安釐王、齐湣王、赵悼襄王，皆绝无后，予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无忌五家’”^[3]。《史记》载：“高祖时，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至今血食。”^[4]这些冢旁设施及守冢人可以说是后来园邑的雏形。

《史记》《汉书》明确记载西汉时期“置园邑”是在文帝时期，文帝即位后，薄太后、窦皇后的父母得到追封并置园邑奉守冢园。“薄太后母亦前死，葬栢阳北，于是乃追尊薄父为灵文侯，会稽郡置园邑三百家，长丞已下吏奉守冢，寝庙上食祠如法。而栢阳北亦置灵文侯夫人园，如灵文侯园仪。”^[5]“窦皇后亲早卒，葬观津。于是薄太后乃诏有司，追尊窦后父为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园邑二百家，长丞奉守，比灵文园法。”^[6]

实际上西汉时期为皇亲外戚“置园邑”的时间可能更早。《史记·高祖本纪》注引《汉仪注》：“高帝母起兵时死小黄城，后于小黄立陵庙。”《魏书》载：（北魏）灵太后为其父胡国珍之妻皇甫氏追封并增修莹域，“侍中崔光等奏：‘案汉高祖母始谥曰昭灵夫人，后为昭灵后，薄太后母曰灵文夫人，皆置园邑三百家，长丞奉守。今秦太上君未有尊谥，陵寝孤立，即奏君名，宜上终称，兼设扫卫，以慰情典。请上尊谥曰孝穆，权置园邑三十户，立长丞奉守。’太后从之”^[7]。可见昭灵后冢也置园邑三百家。高祖为父亲太上皇置陵邑，高祖十年“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万年”。师古注：“《三辅黄图》云：高祖初居栢阳，故太上皇因在栢阳。十年，太上皇崩，葬其北原，起万年邑，置长丞也。”^[8]刘邦的兄弟早死，高祖五年“春正月，追尊兄伯号曰武哀侯”^[9]，高后七年“夏五月辛未，诏曰：‘昭灵夫人，太上皇妃也；武哀侯、宣夫人，高皇帝兄姊也。号谥不称，其议尊号。’丞相陈平等请尊昭灵夫人曰昭灵后，武哀侯曰武哀王，宣夫人曰昭哀后”^[10]。刘邦兄弟的冢园也应置园邑并长丞奉守。吕后的父亲吕太公汉元年封

为临泗侯，四年卒，高后时追封为吕宣王。

《史记》载：“吕后兄康侯少子，侯，奉吕宣王寝园”^[11]，亦应置园邑，吕氏败落后罢废。至文帝时薄太后、窦皇后父母追封列侯、夫人并置园邑，当循此先例。

二、“置园邑”者身份

文献记载有线索可循的西汉时期“置园邑”墓主如表一所列，墓主身份皆为皇亲外戚，大多是皇太后、皇后父母，或生前、或追封为列侯、夫人（君），虽为列侯，却置园邑“比诸侯王”，是彰显皇太后、皇后身份的一种方式。特殊的一例是宣帝为曾有恩于自己的张贺置守冢三十家。

1. 皇亲外戚

除前文提到的薄太后、窦皇后父母外，景帝王皇后，“武帝即位，为皇太后，尊太后母臧儿为平原君，……追尊王仲为共侯，槐里起园邑二百家，长丞奉守。及平原君薨，从田氏葬长陵，亦置园邑如共侯法”^[12]。

“昭帝即位，追尊钩弋婕妤为皇太后，发卒二万人起云陵，邑三千户。追尊外祖赵父为顺成侯，诏右扶风置园邑二百家，长丞奉守如法。”^[13]上官“皇后母前死，葬茂陵郭东，追尊曰敬夫人，置园邑二百家，长丞奉守如法”^[14]。

宣帝的曾祖母卫皇后、祖父卫太子、祖母史良娣、父亲刘进、母亲王夫人都死于巫蛊之祸，宣帝即位，与大臣商议其祖父母、父母等的谥号与置园邑诸事。“宣帝立，乃改葬卫后，追谥曰思后，置园邑三百家，长丞周卫奉守焉。”^[15]“‘……故皇太子谥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园置长丞，周卫奉守如法。’……悼园宜称尊号曰皇考，立庙，因园为寝，以时荐享焉。益奉园民满千六百家，以为奉明县。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园奉邑，及益戾园各满三百家。”^[16]宣帝还为外祖父母置园邑，“初，乃始以本始四年病死，后三岁，家乃富贵，追赐谥曰思成

表一 西汉置园邑墓主表

人物、关系		谥号	置邑时间	园邑户数	葬地	罢、毁时间
高祖	母	昭灵夫人	汉初	三百家	小黄	永光四年罢；建昭五年复； 竟宁元年罢； 成帝河平元年并食于太上皇寝庙
	兄	武哀侯	汉初			永光四年罢；建昭五年复； 竟宁元年罢； 成帝河平元年并食于太上皇寝庙
	姊	宣夫人	汉初			永光四年罢；建昭五年复； 竟宁元年罢； 成帝河平元年并食于太上皇寝庙
高祖 吕皇后	父	临泗侯	汉初	则弟种，高后元年四月乙酉封，奉吕宣王园		可能吕氏灭亡后罢
文帝母 薄太后	父	灵文侯	文帝初年	三百家	会稽郡	永光四年罢
	母	灵文夫人		令如灵文侯园仪	栎阳	永光四年罢
文帝 窦皇后	父、母	安成侯 安成夫人	文帝初年	二百家	清河	永光四年罢
景帝 王皇后	父王仲	共侯	武帝初年	二百家	槐里	永光四年罢
	母	平原君	武帝	从田氏葬长陵，置园，比共侯园	长陵	永光四年罢
昭帝母 赵太后	父	顺成侯	昭帝初年	二百家	长安雍门	永光四年罢
昭帝上 官皇后	母	敬夫人	昭帝	二百家	茂陵	永光四年罢先后父母奉邑时上官皇后在世，可能未罢；上官太皇太后崩于建昭二年，罢于此
宣帝	曾祖母武帝 卫皇后	卫思后	本始元年	三百家	长安城杜门外大道东	永光四年罢；建昭五年复； 可能罢于西汉末年
	祖父刘据	戾太子	本始元年	二百家 后益戾园各满三百家	湖闾乡邪里	永光四年罢；建昭五年复； 可能罢于西汉末年
	祖母史良娣	戾夫人/ 戾后		三十家 后益满三百家	博望苑北	永光四年罢，建昭五年复； 可能罢于西汉末年
	外祖父 王乃始	思成侯	地节年间	四百家	涿郡， 后徙奉明 顾成庙南	与思成夫人合葬顾成庙南后罢
	外祖母 博平君	思成夫人		与思成侯合葬	奉明 顾成庙南	永光四年罢
	父刘进	悼/悼皇考	本始元年	比诸侯王园，三百家； 益奉园民满千六百家，以为奉明县	奉明县	平帝元始中罢
	母王夫人	悼后		同上	奉明县	平帝元始中罢
宣帝 许皇后	父许广汉	平恩戴侯	神爵以后	三百家	杜陵南园旁	元帝外祖父，可能永光四年未罢， 罢于成帝鸿嘉三年许皇后被废时
宣帝 霍皇后	父霍光	博陆侯	宣成侯	三百家	茂陵	霍光死后霍氏子弟谋反遭灭族， 霍皇后被废，可能此时罢邑； 成帝时置守冢百家
宣帝 王皇后	父王奉光	邛成共侯	初元年间	二百家	长门南	永光四年罢先后父母奉邑时王皇后在世，可能未罢。王皇后成帝永始元年崩，罢于此
张贺		阳都哀侯	宣帝	三十家	杜陵	可能罢于永光四年

侯。诏涿郡治冢室，置园邑四百家，长丞奉守如法。岁余，博平君薨，谥曰思成夫人。诏徙思成侯合葬奉明顾成庙南，置园邑长丞，罢涿郡思成园”^[17]。

宣帝许皇后父亲许广汉，“乃封太子外祖父昌成君广汉为平恩侯，位特进。……广汉薨，谥曰戴侯，无子，绝。葬南园旁，置邑三百家，长丞奉守如法”^[18]。

宣帝霍皇后的父亲霍光，武、昭、宣三代为官，扶持宣帝登基。“光薨，……谥曰宣成侯，发三河卒穿复土，起冢祠堂，置园邑三百家，长丞奉守如法。”^[19]霍光死后不久，霍氏子弟因谋反被灭族，园邑可能被罢，“至成帝时，为光置守冢百家，吏卒奉祠焉”^[20]。大概出于某种政治需要。

西汉皇帝往往即位不久就开始预做陵墓，在陵园周边赐皇族、外戚、大臣茔地。霍光生前得到陪葬茂陵的茔地，有自造坟茔，《汉书》记载：霍光死后，“禹既嗣为博陆侯，太夫人显改光时所自造茔制而侈大之。起三出阙，筑神道，北临昭灵，南出承恩，盛饰祠室，辇阁通属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21]。宣帝赐霍光梓宫便房、黄肠题凑、枌木外藏郭等，原建的坟冢已不适用，“发三河卒穿复土”，在茂陵周边另造墓冢、冢园、园邑，霍显所改建的是原自造茔，“幽良人婢妾守之”。与王皇后之母平原君、上官皇后之母敬夫人相同，得到置园邑赏赐的，应该都有独立的冢园、长丞奉守。

宣帝王皇后“封父奉光为邛成侯。立十六年，宣帝崩，元帝即位，为皇太后。封太后兄舜为安平侯。后二年，奉光薨，谥曰共侯，葬长门南，置园邑二百家，长丞奉守如法”^[22]。王奉光是最后一位“置园邑”的外戚列侯，元帝永光四年，下诏不再置陵邑，此后皇后、皇太后父母不再置园邑。

2. 功臣

张贺为掖庭令时，宣帝以皇曾孙养于掖庭，张贺对年幼的宣帝多有照顾，及宣帝即位，张贺已去世。“上追思贺恩，欲封其冢

为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贺有一子蚤死，无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彭祖又小与上同席研书，指欲封之，先赐爵关内侯。故安世深辞贺封，又求损守冢户数，稍减至三十户。上曰：‘吾自为掖庭令，非为将军也。’安世乃止，不敢复言。遂下诏曰：‘其为故掖庭令张贺置守冢三十家。’上自处置其里居，冢西斗鸡翁舍南，上少时所当游处也。”^[23]置守冢三十户为列侯礼。

三、园邑的设置及废止

1. 园邑的设置与管理

《史记》《汉书》多处记载，皇太后、皇后已故父母追封为列侯、夫人并置园邑，因墓冢原本规格较低，得到追封后需要增修多项设施以符合新的身份，应该包括修缮增高封土，修建祠堂、冢园、园邑等。

《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将作少府，秦官，掌治宫室，有两丞、左右中侯。景帝中六年更名将作大匠。属官有石库、东园主章、左右前后中校七令丞，又主章长丞。”^[24]主宫室、陵墓建造。在长安周边的如灵文夫人、敬夫人的冢园、园邑可能由将作少府、景帝中六年后由匠作大匠主持营建，还有一部分冢园在郡县，如窦皇后父葬清河，“于是薄太后乃诏有司，追尊窦后父为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园邑二百家，长丞奉守，比灵文侯园”^[25]。昭帝“追尊外祖赵父为顺成侯，诏右扶风置园邑二百家，长丞奉守如法”^[26]。在郡县的则诏令当地修建。

园邑当是以冢园附近的民户聚集而成，“以湖闾乡那里聚为戾园，长安白亭东为戾后园，广明成乡为悼园”^[27]。也有一部分迁徙而来的民户，戾园从最初的二百家增加至三百家，悼园从三百户增加到一千六百户，都是又迁徙了相应数量的民户。帝陵陵邑在募民迁徙时赐田宅、赐钱等，如景帝前元四年“后九月，更以戈阳为阳陵。……五年三月，作阳陵、渭桥。五月，募徙阳陵，予钱二十万”^[28]。武帝建元二年“初置茂

陵邑。三年春，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赐徙茂陵者户钱二十万，田二顷”^[29]。昭帝始元三年“秋，募民徙云陵，赐钱田宅”^[30]。园邑民户可能也会得到赐钱、田宅的赏赐。

目前关于园邑的考古资料很少，参考西汉帝陵园与陵邑的考古勘探资料，汉高祖长陵、惠帝安陵陵邑在陵园北部，武帝茂陵、昭帝平陵陵邑在陵园的东北部，宣帝杜陵陵邑在陵园西北部，除阳陵因受地形限制陵邑与陵园有一些距离外，其他帝陵陵邑与陵园都是紧邻，而且有部分陵园墙与陵邑墙共用^[31]。从诸侯王陵与园邑的资料看，河南永城保安山梁孝王陵西北的芒山镇，发现西汉夯土墙围成的小城，东西长约1、南北宽约0.7千米，发掘者认为是梁孝王陵园邑^[32]；在徐州驮兰山楚王陵附近发现一处汉代居址，虽没有发掘，推测可能是与楚王园邑相关的遗存^[33]。这两座诸侯王陵都建在小丘陵之上，地形决定了园与邑不太可能紧邻。而现知的皇亲外戚冢园所在地大多较平坦，在空间足够的情况下，冢园与园邑应当是紧邻的，各自有围墙或围沟，可能也有一部分围墙共用。

《汉书·表第七上》记载：“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六令丞，又均官、都水两长丞，又诸庙寝园食官令长丞，有雍太宰、太祝令丞。”^[34]西汉早中期，帝陵陵邑属太常管理，而对园邑的管理，可能有两种情况，在长安及周边园邑，由太常管理，在郡县的园邑则由当地管理。冢园有长、丞、守卫、祝宰乐人等，长丞也管理园邑民户，民户需要承担一些临时性的杂活，如扫除、溉树等以抵徭役。

皇后父母也有因获罪没有“置园邑”的，身后待遇差异较大。昭帝上官皇后母亲敬夫人“置园邑”二百家，有单独的冢园，长丞奉守^[35]。其父上官安因谋反死后虽葬于茂陵上官家族茔地^[36]，却没有得到置园邑的待遇，只能使私奴婢奉守墓园。景帝王皇后的父亲王仲早死，母亲平原君

改嫁田氏，“追尊王仲为共侯，槐里起园邑二百家，长丞奉守。及平原君薨，从田氏葬长陵，亦置园邑如共侯法”^[37]。平原君应该也有单独的墓园。

2. 园邑的废与复

西汉王朝历经百余年，至元帝时，京城和各郡县祖宗庙数量众多，再加上帝陵、皇亲外戚冢园的祭祀供奉，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中央财政不堪重负。《汉书》载：“凡祖宗庙在郡国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师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庙，并为百七十六。又园中各有寝、便殿。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寝，日四上食；庙，岁二十五祠；便殿，岁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卫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寝园，与诸帝合，凡三十所。一岁祠，上食二万四千四百五十五，用卫士四万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乐人万二千一百四十七人，养牺牲卒不在数中。”^[38]

元帝即位之后，水灾地震频发^[39]，初元二年“六月，关东饥，齐地人相食”^[40]。元帝先后罢希御宫馆苑囿，减齐服三官、诸官卫士等以减省开支。“永光四年，乃下诏先议罢郡国庙”^[42]，元帝开始着手宗庙改革，涉及到园邑的罢废。相关文献记载如下：

“（永光四年）九月戊子，因罢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戾太子、戾后园，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43]

“九月戊子，罢卫思后园及戾园。冬十月乙丑，罢祖宗庙在郡国者，诸陵分属三辅。”^[44]

“又罢先后父母奉邑。”^[45]

“（永光五年）十二月乙酉，毁太上皇、孝惠皇帝寝庙园。”^[46]

“（建昭元年）冬，……罢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寝园。”^[47]

“（建昭五年）夏六月庚申，复戾园。”^[48]

“(建昭五年)秋七月庚子,复太上皇寝庙园、原庙、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园。”^[49]

“(竟宁)元年三月癸未,复孝惠皇帝寝庙园,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寝园。”^[50]

“(竟宁元年)夏五月,帝崩于未央宫,……毁太上皇、孝惠、孝景皇帝庙。罢孝文、孝昭太后、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寝园。”^[51]

“(成帝河平元年)秋九月,复太上皇寝庙园。”^[52]

“成帝时以无继嗣,河平元年,复太上皇寝庙园,世世奉祠。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并食于太上寝庙如故,又复擅议宗庙之命。”^[53]

文献记载的“罢园”与“罢邑”可能有不同的含义,“因罢昭灵后……园,皆不奉祠,因裁吏卒守焉”,只是不再祭祀,守卫墓园的吏卒较之前减少但仍保留一定数量,此时诸陵由太常分属三辅,原属太常管理的冢园应当也属郡县管理,园邑民户可能仍保留,需要为冢园服务;而“罢邑”,不仅不再祭祀,裁撤原奉守冢园吏卒,园邑民户也不再奉守冢园。

汉元帝采取罢郡国宗庙等一系列措施,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梦见祖宗责备他,数年后又复昭灵后、戾园、卫思后园等,但永光四年“罢先后父母奉邑”后,却没有复过。从元帝之后,帝陵不再置陵邑,皇太后、皇后故去父母也不可能再置奉邑。永光四年“罢先后父母奉邑”时,上官太皇太后、王太后(宣帝王皇后)仍在世,敬夫人在茂陵的奉邑、邛成共侯王奉光在长门南的冢园、奉邑应该不会罢除。上官太皇太后崩于元帝建昭二年,王太皇太后崩于成帝永始元年,可能此后敬夫人及邛成共侯王奉光冢园园邑罢废。宣帝许皇后之父平恩戴侯许广汉葬在杜陵南园,置邑三百家,他以太子(元帝)外祖身份封侯,永光四年时其冢园、奉邑应该也不会罢除。成帝许皇后是许广汉之弟的儿子许嘉之女,因其姊

许谒诅咒成帝后宫连累到许后,被废,亲属皆归故郡山阳。“后九年,上怜许氏,下诏曰:‘盖闻仁不遗远,谊不忘亲。前平安刚侯夫人谒坐大逆罪,家属幸蒙赦令,归故郡。朕惟平恩戴侯,先帝外祖,魂神废弃,莫奉祭祀,念之未尝忘于心。其还平恩侯旦及亲属在山阳郡者。’”^[54]诏书许广汉“魂神废弃,莫奉祭祀”,许广汉园邑可能罢于成帝鸿嘉三年许皇后被废时。

元帝建昭五年,先后复戾园、卫思后园。

“元帝崩,衡奏言:‘前以上体不平,故复诸所罢祠,卒不蒙福。案卫思后、戾太子、戾后园,亲未尽。孝惠、孝景庙亲尽,宜毁。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灵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请悉罢,勿奉。’奏可。……河平元年,复太上皇寝庙园,世世奉祠。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并食于太上寝庙如故,又复擅议宗庙之命。”^[55]“永始元年正月癸丑,大官凌室灾。戊午,戾后园南阙灾。”^[56]成帝时太上皇寝庙园、卫思后园、戾太子园、戾园仍供奉,可能一直到西汉末年。

园邑作为奉守皇亲外戚冢园的设施,依附于冢园而存在,是西汉贵族丧葬体系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由于考古资料的缺乏,目前对西汉园邑形制、布局、规模并没有清晰的认识,需要在今后的考古工作中去留意寻找更多的线索。

[1]孙诒让.周礼正义:春官宗伯[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问答释文注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138.

[3]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第8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5.

[4]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第48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5.

[5]司马迁.史记:外戚世家(第4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5.

[6]同[5].

[7]魏收.魏书:外戚列传下(第83卷下)[M].北京:中华书局,1974.

[8]班固.汉书:高祖纪下(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2:68.

[9]同[8]:51.

[10]班固.汉书:高后纪(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2:99-100.

[11]司马迁.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第1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12]班固. 汉书:外戚传上(第97卷上)[M]. 北京:中华书局, 1962:3947.
- [13]同[12]:3957.
- [14]同[12]:3959.
- [15]同[12]:3950.
- [16]班固. 汉书:武五子列传(第63卷)[M]. 北京:中华书局, 1962:2748-2749.
- [17]同[12]:3963-3964.
- [18]同[12]:3967-3968.
- [19]班固. 汉书:霍光金日磾列传(第68卷)[M]. 北京:中华书局, 1962:2948.
- [20]同[19]:2959.
- [21]同[19]:2950.
- [22]同[12]:3969-3970.
- [23]班固. 汉书:张汤传附张安世传(第59卷)[M]. 北京:中华书局, 1962:2651.
- [24]班固.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第19卷上)[M]. 北京:中华书局, 1962:733.
- [25]同[5].
- [26]同[12]:3957.
- [27]同[16]:2748.
- [28]司马迁. 史记:孝景本纪(第11卷)[M]. 北京:中华书局, 1965.
- [29]班固. 汉书:武帝纪(第6卷)[M]. 北京:中华书局, 1962:158.
- [30]班固. 汉书:昭帝纪(第7卷)[M]. 北京:中华书局, 1962:221.
- [31]a.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M].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0:10. b.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西汉安陵调查简报[J]. 考古与文物, 2002(4). c. 杨武站, 王东. 西汉陵邑营建相关问题研究[J]. 文博, 2014(6):39-43. d.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等. 汉武帝茂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J]. 考古与文物, 2011(2). e.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西汉昭帝平陵钻探调查简报[J]. 考古与文物, 2007(5). f.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等. 汉宣帝杜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J]. 考古与文物, 2021(1):40-52.
- [32]河南省商丘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等. 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M].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1.
- [33]徐州博物馆. 江苏徐州顾山西汉墓[J]. 考古, 2005(12).
- [34]同[24]:726.
- [35]同[12]:3959.
- [36]同[12]:3960.
- [37]同[12]:3947.
- [38]班固. 汉书:韦贤传(第73卷)[M]. 北京:中华书局, 1962:3115-3116.
- [39]班固. 汉书:睦夏侯京翼李传(第75卷)[M]. 北京:中华书局, 1962:3171.
- [40]班固. 汉书:元帝纪(第9卷)[M]. 北京:中华书局, 1962:282.
- [41]同[38]:3116.
- [42]同[38]:3116-3117.
- [43]同[38]:3117.
- [44]同[40]:292.
- [45]同[40]:292.
- [46]同[40]:293.
- [47]同[40]:294.
- [48]同[40]:297.
- [49]同[40]:297.
- [50]同[40]:298.
- [51]同[40]:298.
- [52]班固. 汉书:成帝纪(第10卷)[M]. 北京:中华书局, 1962:309.
- [53]同[38]:3125.
- [54]同[12]:3983.
- [55]同[38]:3125.
- [56]班固. 汉书:五行志上(第27卷上)[M]. 北京:中华书局, 1962:1336.

(责任编辑 杨岐黄)